

John Henry Newman



大学

The Idea of a University

的d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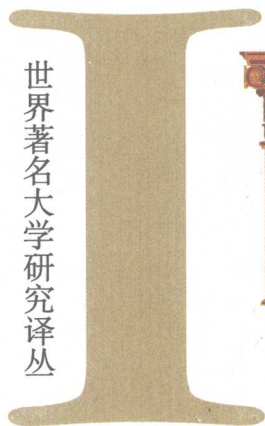
【英】约翰·亨利·纽曼/著

理念

John Henry Newman



世界著名大学研究译丛



Hale University Press

高师宁 何克勇 何可人 何光沪/译

高师宁 何光沪/校

贵州教育出版社



世界著名大学研究译丛



大学

The Idea of a University

的de

理念

John Henry Newman



John Henry Newman

Hale University Press

责任编辑/汤文
装帧设计/曹琼德

特约编辑/施福根 版式设计/黄筑荣
制作输出/贵阳新兴数码

ISBN 7-80650-373-0



9 787806 503737

ISBN 7-80650-373-0/G · 186 定价: 28.00元



John Henry Newman



大学

The Idea of a University

的d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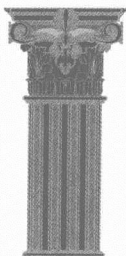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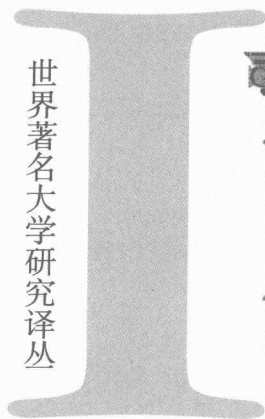
【英】约翰·亨利·纽曼/著

理念

John Henry Newman



世界著名大学研究译丛



Vale University Press

高师宁 何克勇 何可人 何光沪/译

高师宁 何光沪/校

贵州教育出版社

The Idea of a University by John Henry Newman
Copyright © 1996 by Yale University
中文简体字版 © 2003 贵州教育出版社
本书由伦敦耶鲁大学出版社 Yale University Press,
London 授权出版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学的理念/(英)纽曼(Newman, J. H.)著;高师
宁等译. —贵阳:贵州教育出版社,2003.7
(世界著名大学研究译丛)
ISBN 7-80650-373-0

I. 大… II. ①纽…②高… III. 高等教育—研究
IV. G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29639 号

大学的理念

约翰·亨利·纽曼 著 高师宁等 译

出版发行 贵州教育出版社
社 址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邮编 550001)
印 刷 贵州新华印刷厂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张字数 25.75 印张 402 千字
版次印次 2003 年 7 月第 1 版 200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7-80650-373-0/G·186 定价:2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厂址:贵阳市友谊路 186 号 电话:6745177 邮编:550001

中译本序

何光沪·

这本书的编者说,对于150年来大学的发展,还没有一本书的影响能超过这本书。对于这话,我作为一位宗教学领域的学者和大学教育的新手,起初是不甚了然的。因为我只知道纽曼是19世纪中叶“牛津运动”的重要人物,后又因改宗天主教并出任枢机主教而轰动一时。我以为宗教学领域以外的人很少知道牛津运动,还以为纽曼虽然在宗教上极其著名,但在教育领域的影响,即便有,也不会太大。因为我多年前看过一点国人编的外国教育史,除了以教育思想闻名的夸美纽斯和裴斯泰洛齐等人,在其他领域闻名而其教育思想又不能不提到的人,似乎在近代是洛克和卢梭等哲学家,对于纽曼的名字,至少那时是毫无印象。

然而,在校译完这本书之后,我却不得不服了编者的上述评论。这绝不仅是因为编者和本书的其他评议人,都是教育领域或教育史方面领先的专家,所言不虚;也不仅仅是因为,这本书作为整个西方文化传统在教育学方面的经典著作,至今还在西方大学中作为有关课程的基本教材使用;而是因为,这本书的形式和内容本身,的确具有一般教育学书籍所罕见的吸引力和说服力。

而这种吸引力和说服力,又绝不仅是因为它的作者是一位以学识宏富和能言善写而名噪一时的雄辩家和作家,是一位名牌学府的名人和创办大学的校长;也不仅仅是因为,这本书的英文原文充满了信手拈来的典故、妙语连珠的比喻、旁征博引的论证、反复辩难的坚韧,甚至一泻千里的热情;而是因为,它所提出的问题,不但对现代社会中的大学,甚至对我国当代的大学而言,都是颇值得深思,颇值得讨论的。其中有一些问题,甚至是我们的家长

们、教师们、校长们想了多年、说了多年而未解决的！这不能不令人深为感叹！

这些问题中最主要的一个，就是我们的学校多年来所提的诸多口号中最为正确又最难实施的一个——素质教育。现在国人常说，国力的竞争，归结底是教育的竞争，是国民素质的竞争。姑不论“竞争”是否就是一项事业、一个集体或个人人生的最终目的，但这个口号，或者更准确些说，这个原则，确实是众多有识之士的明智总结，是中国教育正反两面经验的结晶，是我们至少几十年来的耳闻目睹、痛切体验，甚至是我们的血和泪、伤和疤、喜和乐、怒和怨，我们的油然感慨，我们的不眠之思……所带给我们的最重要的教训！

这里所说的素质，当然不是指天生的性格气质之类，而是指那种后天的、人文的、可变的、可塑的，因而是可因教育或教化而或高或低、或好或坏、或优或劣的素质；是中国古人所谓由“习染”而可“变化”的“气质”。实际上，全人类的相通，乃由于先天的“性相近”；而各国各族的距离，则由于后天的“习相远”。这个“习”，即习染或教化或教育造成的国民素质，决定着一个民族或国家中每一个人的生活状况：我们的医院怎样？我们的学校如何？我们的环境是否优美？我们的马路是否安全？大到我们的经济是否健康、政治是否民主？小到我们的家庭是否和睦、邻里是否安宁……影响我们的每一天以至一辈子生活质量的所有这些东西，无一不取决于我们的“人的素质”。而这个素质，当然是由从家庭到社会，从司法到传媒的广义教育环境所造就，当然得靠每一个人从小到老、由内及外的自觉磨练和养习，但是，越来越多的青年人在进入社会生活之前的学习阶段，即大学阶段所受的教育，无疑在素质养成中起着关键的、常常是转折性的作用。

因此，大学教育应当为培养“人的素质”服务，或者说，大学教育就应当是素质教育。当然，这里所说的“大学教育”，主要是指本科生教育。因为研究生阶段的教育，应该是也不能不是为将来从事的职业服务的“专业教育”，所以必然局限于某一或某些学科的教学，这些学科绝不需要一个社会的所有成员全都去了解或学习。但是，一种健康的社会生活却需要社会的所有或绝大部分成员具有优良的素质，甚至一个人自身健康的家庭生活或个人生活，也需要这种素质（社会、家庭和个人的健康生活，应是超越于“竞争”手段之上的目的）。一方面，专业教育的狭隘性，决定了它不同于需要全面性、广博性的

素质教育,而且,研究生阶段的受教育者多半都已形成了较确定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甚至较固定的生活与思维习惯,“素质教育”已很难奏效;另一方面,对于本科阶段以前的受教育者,包括中小学校和职业专科学校的学生,当然更应该进行素质教育,而且,纽曼在此书中对以记忆为中心、被动接受现成知识为特点的教育批判,当然也适用于大学以下的各级学校。但是无论如何,随着我国大学教育的加速发展,大学招生数目的迅速扩大,在刚进入社会生活、在各种不同部门工作的青年人总数中,本科毕业生的比例正在迅速增加。“大学生大把大把抓”这句话,意味着大量人口的素质,甚至整个中国社会的素质,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将取决于大学本科的教育状况。

令人遗憾的是,我国现在的大学教育,总体上恰好处于纽曼所批判的那种状况中——把本科教育搞成了专业教育(英文为 professional education,也即职业教育)。前面说到素质教育“最难实施”,其中的原因,也许正是这个制度性偏差或大观念偏差。纽曼在本书中雄辩地论证了本科教育的目的,在于为学生进入社会而不是进入专业工作做准备,在于培养合格的公民而不是培养职业能手,在于培养“绅士”而不是培养“专才”,所以应搞“博雅教育”而不是“专业教育”。撇开那些我们不会采纳的术语(及其隐含的时代局限)而看其实质,他实际上道中了我们混淆本科生教育与研究生教育性质的观念偏差。这两种教育的差别不在于知识高低深浅的程度差异,而在于根本任务的不同:本科生教育应该培养“人”——社会的人,大写的人;而不是培养“才”——专业的才,职业的才!后者应成为研究生教育的任务。健全的人,在工作中是不难成“才”的;而片面的“才”,在社会中却常常很难成为健全的人。

也许正因为如此,当西方的本科生不但可以自由转系,甚至被要求选修许多相去甚远的学科,还必须修一些似乎无用的“核心课程”(如哈佛大学的“儒家伦理”即被列为全校核心课程)的时候,我们的许多大学却对这些做法毫不理解甚至加以限制,以至于一个中国学生,假如看到一个美国学生一周之内会奔走于数学系、音乐系、历史系和哲学系的教室之间,一定会大惑不解!其实,这种现象,正是纽曼在这本书中表达的思想产生的巨大影响之一例。当然,我们必须注意到,正如本书的几位评议人所说,一方面由于纽曼所处的历史环境和时代局限,个人经历和思想局限,另一方面由于现代社会和大学的巨大变迁,纽曼的许多观点或论述已表现出诸多的矛盾或过时之处,

很多都应予以批判或重新审视。但是,纽曼用他那个时代和他那个国度所特有的语言,表达了某些在大学教育甚至一般教育中具有普遍性的东西。世上有一些道理,绝不因为古老就会过时,反而是历久弥新。何况,纽曼在此书中,确实还提出了众多的、今日仍需深思的大问题,例如:大学教育的性质、教学与科研之间的关系、各门学科与知识整体的关系、宗教和道德价值与人格教育的关系、神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文学的教育功能及其与民族历史的关系、知识与学习的关系、知识与职业的关系、宗教与科学的关系,等等。我在这篇序言里写到的,确实只是这本书所涉及的众多问题之一。当然,我们今天的大学,甚至整个教育事业面临的问题,也是众多的,有些已超出此书的范围(例如教育体制、教育与其他制度的关系等等)。但是我在这里提出的这个问题,即是纽曼用“博雅教育”一词所表述的素质教育问题,也许是涉及教育目标的重大问题。

为了国民素质的提高,所有大专院校的校长们、院长们、教务长们,当然更主要的是,还有所有的老师们,都来读读这本书吧!

2002年9月15日
于丹麦奥胡斯大学

编者序

约翰·亨利·纽曼的《大学的理念》，自出版近一个半世纪以来，对高等教育的相关探讨与概念形成都有着非凡的影响力。高等学府的责任使命，课程设置，资金筹措现已成为人们关注和争议的焦点。正当此时，耶鲁大学出版社在《再思西方传统》系列丛中，重新推出这一经典著作，诚为适时之举。纽曼的这部著作深深植根于这一传统，而反过来又对其表现方式及其传授给一代又一代学生的方式，做出了巨大贡献。因此，思考和再思纽曼的论证、价值观及其前提，也就是对西方的思想和宗教遗产及其在高等教育机构中的传递进行探究。

出版本书的目的，就是要把《大学的理念》原著的大部分文本，连同一系列评论文章一起呈献给当代的读者。所有的评论人，就如纽曼本人一样，都曾涉足一些(美国的)大学的理念和现实问题。每一位作者都不但教授过西方文学与历史的课程，出版过相关著作，而且或曾从事过院系或学校的行政工作，促进过教学方法的变革，或对大学生活做过广泛的评论。

纽曼分两部分完成了《大学的理念》。第一部分是 1852 年在都柏林所做的一系列演讲，并于同年出版。第二部分是 10 篇关于大学学科的演讲和论文，它们是纽曼作为天主教大学的校长，在 1854 年到 1858 年之间，为某些特定场合而准备的。《关于大学学科的演讲与论文》在 1859 年首次出版，并在 1873 年以后作为《大学的理念》的第二部分再版。《关于大学学科的演讲与论文》全部文本原来是准备要删除的。结果，现今的版本由纽曼在 1873 年版中作为核心部分的 9 篇演讲以及《大学科目》一书中的 4 篇选文组成。后者之

所以入选,是因为它与纽曼在 1852 年最初提出的理念密切相关,并在此基础上有所发展。另外,它与 20 世纪后期大学中有关文学、科学和宗教的讨论亦有特殊的关联。

本书所用的版本是 1891 年即作者去世后由朗门-格林公司出版的所谓“新版”。这一版本包括了纽曼本人在 1873 年版以后所做的所有改动。

本书中由编者所撰的三个部分需要做一些说明。

首先,第一部分题为“《大学的理念》导读”。编者在自己讲授《大学的理念》的经验中,对许多读者,尤其是本科生,在初次阅读时所遇到的困难有十分深刻的体会。那些学生突然发现自己似乎成了爱尔兰天主教平信徒听众中的一员,正在 1852 年的都柏林聆听演讲。他们的主教已任命这位新近改宗的演讲者为是一所新成立的天主教大学的校长,而他们中的许多人并不赞成创办这样一所学校。那些读者发现,纽曼是几乎未给大家作什么介绍就急匆匆地开始进行论证了。因此,编者概括了纽曼在其演讲和后来的论文中发展的主要观点,这种概括是要帮助读者理解纽曼是从什么地方开始其论证以及他进行这些论证的缘由。

接下来是一份详尽的内容分析表,是纽曼的每一篇讲稿与论文主旨的概括。这部分信息意在帮助读者跟随纽曼行文的思路,同时留意《大学的理念》中引入比较和对比的那些部分,并分辨纽曼重复论证的论题。这份内容分析表意在提供一张穿越未知区域的路线图。

对那些有课堂阅读或是小组讨论需要的读者,编者亦为他们准备了一系列可激发思想或讨论的问题,这会促使读者把纽曼的观点和当今大学的现状联系起来。

其二,纽曼给出的脚注很少,而且在其中只给出最低限度的引文出处。他援引得很多,却未一一加注说明。他也常省略引文中的一些词句,而未对此进行说明。本书的注释部分重印了纽曼原来的脚注,为其全部引文与译文标明了出处,为所引的法语、拉丁语或希腊语的原文提供了译文,并为读者可能感到陌生的主题插入了简要的解释。

其三,编者准备了一份人名小词典,其第二部分列出了圣徒名单。^[1]纽曼博览群书,行文中大量提及宗教和世俗历史上的各种人物,这些人物对现今的大多数读者和当时的许多听众而言可能都很陌生,甚至完全不知道。小词

典中的人物介绍十分简要,读者可利用规范的参考书做进一步的查询。编者没有试图揣测这些人名中哪些是读者熟悉的,哪些是读者不熟悉的,而是一一核实确认,包括很多常见的人名在内。介绍之简短绝不意味着这些人内在的历史价值或宗教价值,以及纽曼赋予他们的意义会有所减弱。

若需全注本的《大学的理念》,读者可参考1976年克莱伦登出版社的伊安·科尔评注本,这个版本,连同圣母大学出版社的《大学的理念》(1982)中编者马丁·斯伐里克所加的材料,以及德怀特·库勒的《帝国时代的知识界:纽曼教育理想的研究》(1955),均使现在的编者本人受益无穷。

一些读者希望深探纽曼或评论者们提出的某些主题,为此,本书提供了一份“建议阅读书目”。

编者谨在此感谢耶鲁出版社乔纳森·布伦特的鼓励,他也是《再思西方传统》丛书的策划者。此外,我还要向耶鲁出版社社长约翰·莱登,为他的支持和友谊表示诚挚的谢意。

弗兰克·M·特纳

耶鲁大学约翰·赫伊·惠特尼历史学讲座教授

注释:

[1]为了便于阅读,译者已将原书人名小词典的全部条目改为随文脚注,并补充了新的条目和更详细的内容。——译注

约翰·亨利·纽曼的生平简介

约翰·亨利·纽曼出生于 1801 年 2 月 21 日,在一个温和的新教圣公会家庭中长大。1817 年 6 月他进入牛津大学三一学院,1820 年取得学士学位,并在两年后成为牛津大学奥列尔学院的特别研究员,这种待遇在当时的大学里是很不寻常的。纽曼在 1824 年被授予英国国教会的圣职,4 年后他成为牛津大学教会圣玛丽教区的牧师,任职至 1843 年。在此期间他出版了 10 卷布道集。

从 1833 年起,纽曼开始和其他与牛津大学有关的教士一起发表《时代书册》。这些书册试图探索英国国教会的独立之道,这些作者认为,自 1832 年改革法案通过以来,这种独立就被政府的不适当的介入所剥夺。“书册运动”,或称“牛津运动”,在 19 世纪 30 年代造就了一批运动分子。作为其中一员,纽曼越来越为罗马天主教会所吸引。纽曼在第 90 号“书册”(出版于 1841 年)中争辩说,圣公会教士可以在相信许多通常与罗马天主教相关联的教义的同时,继续光明正大地服务于英国国教会。大学当局立即谴责了第 90 号书册,在后来的几年里,圣公会主教们也对它进行了批判。1843 年纽曼辞去了圣玛丽教区的职务,1845 年 10 月他被罗马天主教会接受。在改宗的同一年他出版了《论基督教教义的发展》一书。

在罗马研习了一段时间并被任命为罗马天主教教士之后,纽曼回到了英国。1848 年他建立了圣菲力普·奈里小礼拜堂,并于次年在伯明翰开堂。1851 年库伦(Archbishop Cullen)大主教邀请纽曼到爱尔兰都柏林主持建立一所天主教大学,纽曼接受了邀请。他在爱尔兰的学术成就之一,就是构成今

天《大学的理念》中的这些文章。

1852年纽曼在都柏林围绕大学的特性发表了5次演讲。后来他又起草了5篇讲稿但并未发表演讲。每篇演讲稿和文章都曾单独发表。当年纽曼把这些文章连同《论大学教育的范围和性质——为都柏林天主教徒所作的演讲》一起出版。在作为一位活跃的校长(这所大学1854年才得以成立)期间,纽曼还在一些特殊场合作了很多演讲。他在1858年出版了其中的10篇,标题为《关于大学学科的演讲与论文》。次年他修订再版了1852年的《论大学教育的范围和性质》一书。1873年纽曼将两部著作进行了大幅度的修订,合为一册,题名为《大学的理念的界定与诠释——I.9篇为都柏林天主教徒所作的演讲;II.为天主教大学成员所作的演讲与论文》。这便是后来著名的《大学的理念》一书。纽曼在1889年,即他去世的前一年,还曾想修订、重编1889年的第9版。

作为一个大学管理者,纽曼的经历是一种混合型的经验,他感到他从未从库伦那里得到足够的支持。此外,爱尔兰的天主教平信徒也对天主教大学心存疑虑。许多人仍然宁可将子弟送进都柏林的三一学院,因为三一学院尽管属于英国国教会,却有很高的社会地位,而且历史传统也很悠久。纽曼于1858年离开都柏林和天主教大学,回到了伯明翰。而天主教大学最终于1882年成了新的爱尔兰王家大学的一部分。

纽曼的一生起伏多变。在英国的罗马天主教团体中他是一位极其活跃而多产的作家。1864年圣公会教士查尔斯·金斯利(Charles Kingsley)写了一篇文章,纽曼认为该文是指责他和其他天主教教士不诚实,纽曼在其最著名的一部著作 *Apologia pro Vita Sua* 中对此做了回应。在这本书中,他回顾了自己的一生从新教到牛津运动再到罗马天主教的转变历程。该书使纽曼重新回到了英国精神生活的中心。1870年他出版了《赞同的法则》,在该书中,他为宗教信仰的种种理由作了辩护。1878年,他自1845年以来首次回到牛津。次年,教皇利奥十三世任命纽曼为罗马天主教会枢机主教。1890年8月11日,纽曼在伯明翰去世。他的一生有将近一半时间是在英国国教会内,而另一半则是在罗马天主教会内度过的。

目 录

■ 《大学的理念》导读	001
一 纽曼的论证/[001]	
二 内容分析表/[005]	
三 反思的问题/[011]	
■ 《大学的理念》界定与诠释	019
前 言	021
第一卷 大学教育——分九讲阐述	031
第一讲 导言/[033]	
第二讲 神学——知识的一个分支/[046]	
第三讲 神学对其他知识分支的关系/[063]	
第四讲 其他知识分支对神学的关系/[083]	
第五讲 作为自身目的的知识/[104]	
第六讲 从与学习的关系看待知识/[123]	
第七讲 从与职业技能的关系看待知识/[143]	
第八讲 从与宗教的关系看待知识/[163]	
第九讲 教会对知识的职责/[184]	

第二卷 大学科目——在一些演讲和论文中的论述(选文四篇) 203

选文一 基督教与文学——在哲学与文学院的演讲(1854年11月)/[205]

选文二 英语中的天主教文学(1854年~1858年)/[219]

选文三 基督教与自然科学——在医学院的演讲(1855年11月)/[246]

选文四 基督教与科学研究——为理学院写的演讲稿(1855年)/[264]

注 释 280

■ 评论:再思《大学的理念》 287

解释性论文导言/[289]

纽曼时代的纽曼——马莎·麦克马金·加兰德/[295]

纽曼的科学与我们的大学——弗兰克·M·特纳/[312]

神学与大学:纽曼的理念与当前的现实——乔治·M·马斯登/[332]

《大学的理念》中自我的悖论——萨拉·卡斯特洛-克拉伦/[348]

纽曼与电子大学的理念——乔治·P·兰多/[369]

■ 建议阅读书目 391

■ 评论人介绍 397

■ 译后记 399

《大学的理念》导读

一 纽曼的论证

初次阅读《大学的理念》是富有挑战性的,读者立即面对的,是纽曼当时作为都柏林天主教大学的新任校长所面临的一些特定的地方性的难题。纽曼及其读者都必须在这些难题当中摸索挣扎,然后才能接近现代高等教育所关心的那些更容易接近也更容易识别的问题。纽曼必须首先阐明建立一所天主教大学的必要性。作为开篇的论题,这会使读者感到惊讶,但它恰恰是纽曼在都柏林的听众们最关心的问题。爱尔兰年轻的天主教徒有多所大学可以选择。纽曼需要论证建立一所新学府的必要性和它的独特的性质。其次,随着纽曼任务的逐步展开,他必须说服其听众,他们的子弟不仅应在天主教大学中接受教育,而且还应该接受一种博雅的教育(liberal education)^[1],而不仅仅是专业教育。最后,纽曼必须通过其论证找到恰当的途径来解释世俗学科如文学、历史、科学与宗教教育和天主教大学中宗教权威的关系。尽管这些问题各自独立,并非总是属于纽曼直接考虑的范畴,但它们总埋在他的心底。

在组成《大学的理念》第一部分的9篇演讲中,这些问题引导纽曼去探索三个相互纠缠的论题。首先,纽曼论证说,建立一所独特的罗马天主教大学有着特殊的需要,这已为教皇和爱尔兰主教们所明了。这样一所大学不同于同时期新教的、不分教派的或是世俗的大学,它将教授罗马天主教教义。纽曼还论证说,任何一所不把神学作为一门学科来教授的教育机构,从定义上即不能被称作完整的大学,因为有了这个根本的疏漏,它们教授的知识就不全面。^[2]

事实上,纽曼把大学定义为传授全面的知识,以使神学作为各门科学之一而展现的地方。这是纽曼论证的关键,因为其听众中的爱尔兰天主教信徒都普遍满足于不分教派的大学,由于不涉及宗教知识,这些学校的教师和学生都能和睦共事。在批评非天主教大学,无论世俗大学还是新教大学都没有神学教育的同时,纽曼认为它们仍然可以为教育的其他方面提供重要榜样。后面这个论点使纽曼得以利用他在牛津大学的经验来维护他所主张的许多教育价值和目标。

假如纽曼已经说服其听众相信神学教育以及一所独特的罗马天主教大学的必要性,他还必须使他们信服,这样一所大学应该提供博雅教育而非职业或专业的指导。为争取听众对这一提议的赞同,纽曼提出了第二个论题,这也是全书中最令读者难忘的论证。纽曼论证说,大学教育确实从定义上就有别于职业或专业指导。〔大学教育的目的是大力开阔眼界,扭转思想观念,培养思维习惯,并使人具备社会互动和人际交往的能力。〕这一论证构成了纽曼最初演讲的核心部分,并促使他特别参照了在那个世纪早些年中,以书册和期刊的形式展开的关于牛津大学教育的讨论。

作为第三个论题,纽曼区分了大学的教育使命和罗马天主教的信仰使命。纽曼将大学视作可以而且应该给个人提供广泛的知识、批判的思维、高尚的道德和社会敏感度的人文机构,而不是能从根本上改造堕落者和罪人的机构。^[3]大学可以通过开放式教育塑造纽曼所谓的“绅士”。然而绅士尽管有教养,有其他诸多长处,但要成为绅士并不等于就超越于自然人之上。受过博雅教育的绅士不应混同于基督徒,这正如为学生在堕落的人类社会中生活而进行的哲学、文学和科学教育,不应混同于获得了真正的道德品行。一个具备真正道德品行的人,不同于只有世俗的、功利性品德的人,只有通过罗马天主教的教导、信仰和对教义之践行才能塑造这样的人。

通观这9篇演讲,在纽曼对自然人和基督徒的理解中,存在一种常使读者感到困扰的张力。对纽曼而言,文科所包含的知识世界,是适合于自然人和参与人类社会的,大学必须传授这样的知识。但对天主教大学来说,这样的开放式教育终究只与此世的生活相关,而不涉及人类灵魂在永恒中的至善。纽曼在自然人和人类灵魂之善这两个话题间来回游移。在这一点上,纽曼既敦促要最大限度地扩展一所大学所应有的知识范围,同时又告诫道,在